

竹竿上的腊味

文/刘丽华

每次走进通往家的胡同,看到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满竹竿的腊肉、腊肠、腊鱼、腊鸡、腊鸭……我就嗅到了年味,这是腊月“晾腊”、“忙年”。晾腊,可是胡同里的一道风景。

那竹竿上张扬的腊味,挂得密密匝匝长长短短,毫不掩饰地向路人显摆主人家底的殷实,炫耀主妇的手巧。可以想象,主妇把腌好熏好的腊味晾上竹竿时,心里一定美滋滋的,脸上的成就感藏着掖着都不行。看,那个在二楼窗口忙碌的小巧妇,穿着家常的花棉袄,脸上漾满笑意,两手没闲着地往竹竿上一串一串地晾腊味,还有功夫与另一家阳台上的女人搭讪:“今年小姑子一家要来过年,就多做一点。”我忍不住深呼吸,咽口水,那香香的腊味,让我想起母亲腌腊味的情景……

母亲是用大缸腌腊,猪肉选的是前腿肉,用粗盐、调料腌制;做腊肠,则买五花肉,剁碎,加香料、白糖、高粱酒,盐腌,灌入肠衣中。腌透后,就熏炙。熏腊味时,母亲是废物利用,她要咱哥用废弃的铁丝铁片焊制一只筛子,再捡来一个废油漆桶,将底部揭掉,提个小炉子到屋外避风的角落,用积攒的干橘皮熏烤,随着烟熏火燎弥漫缭绕,橘皮香就慢慢地渗透到腊味里去,熏得腊黄冒油了,才晾上竹竿。如泥鳅、田鱼、猪血丸子之类的是要用线串起来,鸡、鸭、鱼用筷子撑开,这样或晾晒,或风干,十天半月才可脱水。

腌好熏好的腊味,母亲要挑挑拣拣一番,将色泽黄亮、凝脂莹白、肉质干爽的留出来,那是上品,自家是舍不得吃的,得趁拜年的机会,给平时帮衬过咱家的人家送去。

正月里以腊味待客,方便,客气。那时,客人是走一拨来一拨的,很要菜肴对付。母亲就用刀割一节硬梆梆的腊肉,一块腊肉大概可应景三次。再从挂钩上取下一边腊鱼,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又从悬挂的竹篮里抓一把腊泥鳅,一一洗净,配上不同的坛子菜烹制,或炒,或蒸,或炖,炒一般放上蒜苗、姜丁、洒上甜酒糟,菜还未出锅,就腊味飘香,腥味即除。很快,一碗辣椒皮炒腊泥鳅,一碗豆豉蒸腊鱼,还有萝卜干炒腊肉就一一摆上了灶台。循着菜肴,我和姐扑了过去,她用手指捏泥鳅,我用爪子抓肉。母亲见了,便呵斥:“行了行了,再馋就不像碗菜了。”结果,吃得那些想减肥的大姑大姨大快朵颐,嗔怪母亲的腊味刺激味蕾,没法抵挡,减肥计划暂搁浅……

看看,腌腊味,品味腊味,一样有嚼头吧。其实,那竹竿上的一串串腊味,就是一串串欢喜故事,想想,若带入新年,那新生的故事不是更有嚼头?

青州市新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抵押公告

青州市新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该公司开发的“新亚财富广场”项目的部分房屋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给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座落于青州市青州南路与范公亭路交叉口东北角新亚财富广场A、B座,抵押年限1年,该项目已办理预售许可证,抵押楼层如下:新亚财富广场A座四、五、十、十二、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层全部面积21411平方米,其中:四、五层面积各5193平方米,十、十二、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层面积各1190平方米。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第十条规定,凡已与开发企业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承购人,请在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到我处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以维护承购人的合法权益。逾期,我处将为其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手续。

青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非常感谢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zwbailanghe@163.com

秦淮河的殷红

文/李晓

七十四年前,十二月的隆冬,古都南京血雨腥风。昔日流淌脂粉气、桨声灯影的十里画廊秦淮河,流淌着殷红的血。

那是一个城市汨汨流出的血,母亲的血,父亲的血,老人的血,孩子的血……硝烟中,一个城市甚至停止了痛苦的呻吟,成了恐怖的荒城。南京,南京,受难的南京。许多年以后,我听一个诗人说,南京城里满城葱茏的梧桐树,每逢十二月的深夜,它的根须,还在微微颤抖,让梧桐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当一个叫张艺谋的人,把这些战争场面,找一个角落给还原,南京,你还在疼痛吗?

《金陵十三钗》,这部可称作小人物在战争年代里命运缩写的史诗式大片,讲述了1937年沦陷后的南京,只有一座天主教堂得以暂时幸存,十四个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十三个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还有军人和伤兵,被一个美国人的入侵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最后,扮成神父的约翰,开着一辆修好的破车,带上幸存的十二个女学生,逃离了虎口。而那去和魔鬼约会的金陵十三钗,命运到底如何,已成为永久的悬念。

抵抗的军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开枪救了女学生,英勇牺牲。后来,日军又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这将是一



条凶多吉少的不归路。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准备集体自杀,却被以玉墨为首的妓女们救下。这十三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风尘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最后,扮成神父的约翰,开着一辆修好的破车,带上幸存的十二个女学生,逃离了虎口。而那去和魔鬼约会的金陵十三钗,命运到底如何,已成为永久的悬念。

这一群南京城里秦淮河边青楼里的妓女,她们一样多才多艺,只是因为命运的驱使,让她们上了青楼,在电影里叫做住在钓鱼巷的女人。她们灵巧的手指会弹琴,为了让那个快要死亡的浦生听到琴声,两个妓女冒险回到青楼去找一根弦,她们遭到日本军人的凌辱、惨杀。唐朝诗人曾经悲情吟诵过秦淮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这些青楼女子,人性深处善与美的光芒,在硝烟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从微弱的蠕动,最后得以升腾。

在一个蒙难城市的枪林弹雨中,依然有风情万种的金陵十三钗,在唯美的画面中风摆柳枝款款走来,这更突出一种命运的悲壮。她们化妆成学生去约会死亡时,年少时的纯洁再次回光返照,让人唏嘘。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那场战争,女人没法走开,她们在逃命的惊叫声中,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竟以一群绝唱般的身影,凝固成母性、人性大爱的浮雕。她们很卑微,她们只是风月。当战争沉寂,从来没有人想起过她们,但这部电影看后,七十年前秦淮河流淌的血里,请记住,那不是她们的呜咽,是十三颗高贵灵魂的悲歌。

是花,总会开

文/江旺明

前年,读大学的女儿时,从学校带回一株腊梅树。树叶尖尖的,像柳叶,稀稀疏疏地挂着枝杆上,枝干虬曲苍劲,给人一种沧桑而顽强的感觉。

我并不认识腊梅。但我从诗文中了解到她“朔风飘夜香”、“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品格。于是,我就精心地将其栽在花钵里。

到了深秋,腊梅树枝头叶子青青的,枝杆上叶子尽管有些枯黄,但秋风吹不落。据友人讲,腊梅此时应该开始生长花蕾。于是,我仔细地打量着她,但见她全身上下无一花蕾,我当时有点失望。

去年,我依然对她精心护理,适时地浇水、松土、追肥、除虫。她长得枝繁叶茂,足有半人高。到了秋天,院子里的桂花飘洒一满院芬芳。于是,我以期待她开花急切的心情,仔细地观察她,看她枝头有无花蕾。她枝枝杆杆长着层层的淡黄的叶子,通身不见一朵花蕾。

我开始对她产生怀疑,还有将她抛弃的念头。

今年中秋过后不久,我不意发现,腊梅叶子之间,冒出一个个丁点苞苞,似一只只细细瓢虫,爬在虬曲苍劲枝杆上。

是花蕾还是叶苞?我一时拿不准。

到了冬月,一个个苞苞长大了,我才知道她生长的是花蕾。在灿灿的阳光的沐浴下,花蕾像蜻蜓黄色的眼珠,圆圆的,亮亮的。

快进入腊月,院子阳光温暖如炉。花蕾一朵朵地绽开了。花瓣黄黄的,不夹一丝混浊,薄薄的,娇怯而透明;轻轻的,闪着片片色影。吐着清香,惹来土蜂在她头上嗡嗡起舞。

天纷纷扬扬下着雪。冬菊被雪打得低眉落眼,桂花被寒冷冻得焉耷耷的。而腊梅傲立于冰雪之中,绽开朵朵的黄花,笑迎片片飞雪,吐着阵阵清香。院子地上的积雪,把她烘托得高雅淡洁,气韵翩然。

此时,女儿回来了,见到腊梅花开,高兴不已地说,我知道腊梅花会开的。

是呵!只要有合适的生长条件,是花,总会开的,何必要操之过急呢?

漓江浅唱

文/贺紫荆



文/连文义

说姐姐不吃肉是在过去艰苦的年代,姐姐现在当然吃肉,而且很会吃。烹、炸、馏、焖、煎、炒,各色肉质菜肴样样做得好,吃得下,而且能讲出各道菜的制作要点和营养价值,俨然一位美食家。

姐姐大我三岁,长得白白净净,规规矩矩,慈眉善目,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有副菩萨心肠。她身体稍胖但不显雍容,举手投足,接人待物,无处不流露出既朴实又不俗的高雅气质,所以有人说她长得像英国的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姐姐前年退的休,现赋闲在家,相夫教子,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有人说姐姐有福,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她不幸的童年,以及我们那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

父亲因公遇难那年是上世纪一九六三年,那时我六岁,姐姐九岁,妹妹四岁,弟弟刚满六个月。在当时六十年代初的农村,政府能做的也就是照顾点工分了,我们全家生活的重担就一下子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其实,当时母亲年龄仅三十岁,也有人劝她改嫁,可看看我们四个年幼的孩子,母亲毅然决定留了下来。她说:“孩子已没了爷(父亲),不能再没了娘”。此后,母爱的光辉就一直笼罩着我们,至今未散。母爱是

心疼姐姐,怕她常年不吃肉影响生长身体,于是就拿出一根鸡腿犒劳她,姐姐执拗不过母亲,接过鸡腿就让每人咬一口她再吃,轮到我咬时就狠狠地咬上一大口,等她自己吃时鸡腿上的肉已所剩不多了。这就是姐姐,她仅比我大三岁,她已是大人,我却还是孩子。

姐姐七五年进了工厂,以后又因姐夫是部队干部而随军,不管她走到哪里,时时刻刻都忘不了母亲,忘不了我们,忘不了我们曾经相依为命的家。如今不管我们兄弟姐妹那个有事她都挂在心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事操心。她年近花甲的人了,上有老母,下有儿孙,生活中的每个角色都做得尽善尽美,邻里乡亲,有口皆碑,无不拍手称赞。

姐姐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如今不仅姐姐有幸福的家庭,我和妹妹、弟弟也都成家立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母亲还健在,每逢节假日,姐姐就约我们来到母亲身旁,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煎鱼炸肉,举杯把盏,其乐融融。人多了,话题也多了,孩子们经常讲的是学业和工作,讲谁买了车,买了房,讲谁找了好对象,过上了美满富足的现代人生活。我想,生活好了是赶上了党的政策好,赶上了和平盛世,在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姐姐不吃肉的故事也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并让它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香火延续,世代传承。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漓江的水面,当双脚的第一条神经触到漓江的土地,耳旁还萦绕着林俊杰缠绵悱恻的《江南》。于是,从那时起,我便深深陷入了这如仙境般灵动逼人而又飘渺无垠的漓江水岸。

这是一条承载了千年文化的完美水流,从越城岭洋洋洒洒,蜿蜒而下,镀着一层银白色的轻纱,在晨曦的薄雾中浩浩荡荡,择路而走,择水而流。崇山峻岭间,孕育着终年常绿的凤尾竹,倒影着亘古不变的万山石,造化着世界上最精美的岩溶区,携一方净土,汪一股清泉,集大自然的万倾宠爱于一身,在青山绿树间张扬肆意,桀骜不羁地奔跑着,欢腾着,跳跃着。若不是那一水漓江,又怎会有桂林山水的天下独绝;若不是那一水漓江,又怎会有那泛舟湖上的渔舟唱晚;若不是那一水漓江,又怎会有那千百年来的生生不息、千峦百嶂、桃花江流、象鼻山鸣?那如诗如画的漓江啊,那冷艳华贵,遗世独立的漓江啊,那滋养了整个桂林山川的漓江啊,究竟是怎样的神力,可以造就出这如梦般的细水长流呢?

回旋曲流,幽深澄碧,青水远山,凤鸾和鸣。如果说,桂林的山水是一颗闪亮在祖国大地的繁星,那么漓江便是镶嵌在这繁星中的一抹光华,潺潺流动中造就了从桂林到阳朔这83公里间无与伦比的西南美景。漓江如曲,曲如漓江,伴着恣意的漓江水,在遗失的尘埃中蹒跚独行。漓江,是桂林的魂,承载了华夏民族的无上荣光,将一方灵气演化得淋漓尽致。在几千米的高空俯视漓江,宛如青碧色的绸带缠绕在神州大地的边缘,如谜一样奇异而又惊艳。漓江,这条以绝美和清澈而著称于世的水流,揉合着中国最古老的悠悠传说,迎着东方最灿烂的万顷霞光,在如画的桂林山水间洒下最浓的一抹漓江之色。

夕阳西下,夜幕四合,一曲《江南》也没入了尾声。望着远处的漓江水,一曲终结,水华映月;依旧是那条漓江,在人间与仙境的交界处,伴着江边肆意盛开的桃花,水去花落……